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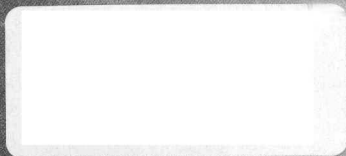
秦始皇



華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王占君 著

秦始皇



華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王占君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秦始皇/王占君著. —2 版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3. 1

(华夏长篇历史小说大系)

ISBN 978-7-5080-7179-4

I. ①秦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23005 号

秦始皇

作 者 王占君

责任编辑 高 苏

责任印制 刘 洋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

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×1030 1/16

印 张 15.5

字 数 287 千字

定 价 29.00 元

华夏出版社 网址: www.hxph.com.cn 地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(010) 64663331 (转)

目 录

第 一 章	遭灭门赵高断男根	1
第 二 章	献美色新释生意经	11
第 三 章	吕不韦邯郸救子楚	22
第 四 章	平原君过府搜赵政	33
第 五 章	小嬴政闯宫遇奸情	44
第 六 章	长信侯赌场泄天机	54
第 七 章	除面首亲政蕲年宫	65
第 八 章	咸阳门仲父荐魏缭	75
第 九 章	卖风情花妹谋立储	86
第 十 章	文信侯饮鸩洛阳城	96
第十一章	花夫人投毒万寿糕	107
第十二章	二佞臣合谋除韩非	118
第十三章	战肥下李牧破秦军	129
第十四章	韩王安被俘美人屏	140
第十五章	国驿馆软禁太子丹	151
第十六章	灭赵国嬴政施巧计	162
第十七章	献地图荆轲刺秦王	172
第十八章	斗内奸燕王弃蓟城	183

第 十 九 章	破魏国水淹大梁城	193
第 二 十 章	逞骄兵受挫楚国境	203
第二十一章	赏编钟灭齐收后胜	213
第二十二章	杀虎口匈奴遭惨败	223
第二十三章	掘孔墓沙丘丧残生	234

第一章 遭灭门赵高断男根

公元前260年的初春，中华大地一片肃杀景象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气味，令人一阵阵感到窒息。七国之间连年的征战与厮杀，遗留下多少冤魂野鬼和枯骨。乍暖还寒的东风搅起缕缕沙尘，使天上为浮云半掩的太阳，越发显得苍白无光。

在赵国通往韩国的大路上，行进着一辆蓝色细布篷的骡车。在那个年代，这已是相当显贵的代步工具了。车夫慢悠悠地挥着鞭子，骡车不快不慢地悠然行进。

路旁是一家山野酒店，四五间茅草房，敞着的铺门里，可见店内粗糙的桌凳。一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小伙子，见路上一车经过，感到这是难得的生意机会，便移身出门喊起生意经来：“哎，过往客商，歇歇脚，解解乏，喝一壶陈年老酒，来一碟刚出锅的狗肉，真是赛过神仙哪。”尽管他的声音高亢响亮，但是骡车却毫无反应。

老板娘见状走出了店堂，好一个袅娜的身段，腰下的长裙飘舞，像是绽开了一朵莲花：“过路的客官，您停一下贵步，看一眼我们这个小店，那是酒香菜美窗明几净。”她的声音犹如玉棒敲响了银铃，清脆悦耳，甜美动听。

还是女人的声音有魅力，骡车的前帘掀起来，伸出一颗偏大的头颅。这人眉目清秀，面皮白皙，俨然一介书生。但他二目炯炯有神，透出精明和灵气来。其实他是一位颇为得意的巨贾，在当时的秦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齐七国之中，也称得上声名赫赫富甲一方。他便是韩国阳翟巨商吕不韦。原本是在车中打盹，是那女人甜脆的声音将他唤醒，忍不住撩起车帘张望一眼。这一看不打紧，吕不韦不由得眼睛就直了。他也算得上走遍天下曾经沧海之人，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。这位老板娘已是徐娘半老年过三旬的人了，但全身上下透出一种少妇成熟的美，就像熟透了的樱桃一样，红艳艳甜得馋人。吕不韦禁不住吩咐车夫：“慢行。”

老板娘见骡车要停未停，明白车上的客人已是有意，她满面春风地迎到车前：“客官，从我这个酒店过，文官闻香下车，武将闻香下马，您也不能越门而过呀。”

美人近在咫尺，那明眸皓齿粉腮朱唇，特别是那高耸的乳峰，伴随着她的呼吸不停地颤动，着实令吕不韦动情，他调侃说：“别人是闻到酒香菜香，我则是闻到你的人香啊。”

老板娘可不在乎他的调笑，做生意赚钱是第一位的：“客官不能只停车，还要下车才是呀。”说着，伸出玉手就拉。

此时也不由吕不韦不下车了，也就将手搭在老板娘掌上，顿觉滑腻腻软温

温，真是柔若无骨，便轻轻揉搓了一下：“下车是下车，我可是不饮酒不用餐哪。”

老板娘很得体地将手抽出：“客官旅途奔波，哪有不饿之理，此去韩国，路途尚远，理当在此饱餐。”

吕不韦下得车来，在老板娘脸前打了个响指：“看着你，人就不饿了，有道是秀色可餐嘛。”

半大小子是老板娘的幼子，他面生愠怒：“客官，你言谈须放尊重些，莫要太过分了。”

老板娘急加制止：“高儿，休得多嘴，对客人要有礼貌，快去擦拭桌凳，备好香茶。”

老板娘的儿子赵高悻悻地去了，少时将一壶茶放在了吕不韦与车夫面前，没好气地说：“给。”

老板娘瞪儿子一眼，将茶斟上，满脸堆笑地问：“客官，用什么酒菜，请尽管吩咐。”

吕不韦存心要讨老板娘喜欢：“最贵的酒来一坛，至于菜嘛，拣最好最贵的上八个。”

“吃得了吗？”

“吃不了剩下，就冲老板娘的热情和美貌，我多花钱抛费也心甘情愿。”吕不韦丢过一个挑逗的眼神。

“我这山野小店遇上大主顾遇上贵人了，高儿，快去打点酒菜。”老板娘说着扯过板凳打横坐下，“为娘要陪客官饮茶。”

赵高大概是看到吕不韦肯花钱，态度也不像方才那样抵触了，痛快地答应一声：“好了。”

吕不韦一抬头，望见面前的土墙上有幅字画。他本是博文善书之人，不禁认真打量起来，见那字体齐整，颇见功力，内心赞赏。再一细看内文，不由得暗暗称奇，心说什么人这般口气。那字画的文字是：

珠杂瓦砾兮物岂所值，
蓬蒿掩没兮谁识灵芝。
大鹏无羽兮难上天宇，
将相有种兮谁人可期。

这分明是一种怀才不遇的感慨，吕不韦回转身询问老板娘：“壁间字画系何人大笔。”

“咳，还不是我那浑小子胡乱涂鸦。”

“怎么，是令郎。”

“可不，我儿赵高。”老板娘举茶盏同吕不韦相碰，“我那浑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没一点儿心思做生意，净异想天开。”

刚说到这儿，门外车马喧嚣，又有一队人马经过，不过方向与吕不韦相反，是往赵国都城邯郸去的，而且看那阵势很有来头，因为中间是辆驷马高车，还有军队护卫。老板娘真是个生意人，她把吕不韦丢下，又出去揽生意了。

吕不韦说了声：“莫要一厢情愿，看光景是秦国的车骑。”

老板娘哪里听得见，她已是凑过去卖弄姿色留客了：“各位官家老爷，我这小店酒好菜好，停下打个尖吧。”

负责护卫的裨将就坐不住马鞍桥了，嬉皮笑脸地回应道：“不光酒好菜好，还有你老板娘的人好，对不。”

“对就对，但是为何还不下马。”

裨将打马至车旁，对里面说道：“白大夫，这儿刚好有家酒肆，我们停车歇息一下吧。”

“也好，让你手下的弟兄都饱餐一顿，捎带着休息片时。本官不下车了，就在车内打个盹儿。”车内传出同意的答话。

车队停下，裨将跳下马来，腆胸凸肚走进了店堂里面。

老板娘进得屋来，对吕不韦满含歉意地一笑：“吕先生，真是对不住了，慢待您了。”

“不妨事。”吕不韦很大度地回答。

裨将已是不耐烦了：“怎么着，还脚踩两只船哪。”

“将军莫要怪罪，是客人店家都得照应。”

“少他娘的废话。”裨将立起三角眼，“把我手下二十名弟兄让到东屋，好酒好肉款待，军爷我单独进那西房。大秦国有的是钱，侍候好了亏待不了你。”

“这，还有别的客人。”老板娘看一眼吕不韦。

“给我滚过去吧。”裨将不由分说，将老板娘扯到西房去了。

吕不韦叹口气，看看车夫身上绑的褡裢，向发怔的车夫使个眼色：“快吃，填饱肚子也好赶路。”

西房里，裨将迫不及待地将老板娘抱在了怀中：“想不到山村野店还有你这样一个尤物，这是军爷我的艳福。”他在老板娘脸上唇上狂吻起来。

“军爷，你别这样，我们可是正正经经的小本生意人。”老板娘用手推挡，意欲挣脱。

“装什么正经。”裨将变本加厉，撕扯老板娘的衣服。

老板娘是个女人，怎禁得武将的力气，呼吸之间，上身的衣裳已被剥掉。老板娘用双臂护住前胸。这当儿，武将便又将她的下衣褪掉，老板娘整个人已是光赤条条。裨将把她扔到床上，脱下裤子，就压了上去。

老板娘眼中流下苦涩的泪水，她瞄见裨将腰间有把短刀，一伸手拔出，向其臀部就刺。

裨将给扎个正着，鲜血喷涌而出。他一把夺过刀来：“臭娘们儿，你还敢对老子下手，滚回你的老家去吧。”一刀下去，正中老板娘的心窝，她挣扎两下，头一歪

气绝身亡。

赵高恰好端着食盘走入，目睹此情此景，“妈呀”一声，食盘扣在地上。裨将持刀下地，转身就跑。赵高连声呼喊：“爹呀爹，不好了，我娘让人给杀了，杀人了。”

赵父正在厨房里弄菜，听见儿子声嘶力竭的吼叫，提着菜刀跑出来，恰与手握短刀的裨将对面相遇。裨将将嘴一撇：“还拿刀出来了，想玩命是吧，军爷我就和你玩玩。”挺手中刀当胸便刺。

赵父哪是他的对手，用菜刀抵挡一下，便被裨将刺中倒地。裨将顺势上去，又补了几刀，赵父全身上下满是血窟窿，眼见得腿一蹬咽气了。赵高吓得也没敢哭，悄悄地溜进厨房里。

车夫看着眼晕，站起身往墙角躲去。他的手下意识地不住捏住身上的褡裢，虽说是深秋，他头上的汗像水一样流下来。

裨将眼睛盯上了那个褡裢，一步步逼上前去。到了近前，将尚在滴血的短刀举起，在车夫胸前晃了几晃。

车夫惊恐地喊叫起来：“不要啊，千万不要啊，吕老爷，快来救我的命啊。”

那裨将刀已下去，将那褡裢挑漏，里面的黄金、白银、珍珠之类的财物全都流淌出来。

吕不韦开口了：“军爷，只要留下车夫的性命，这些财物悉数奉上，万望手下留情。”

裨将冷笑几声：“你还悉数奉上，你不给行吗，这已经不是你的了，它都属于军爷我了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吕不韦唯唯诺诺。

“今天怪不得军爷我，要怪就怪你们时运不济，谁让你赶上老子我杀人了。我不能留下活口见证人，见了赵国国王我便说店家见财起意，军爷我出于自卫而杀人。”

吕不韦言道：“我二人乃是过客，亦非店家。”

“我可说你等为帮凶。”

“这，军爷不觉有悖于良心吗？”

“良心又值几何。”裨将说着向车夫便刺。

车夫早有防备，抽身便跑，而且是跑向户外，边跑边厉声疾呼：“杀人了！哎呀杀人了。”

裨将追出，车夫便绕着马车与裨将周旋。车内小憩的白大夫被吵醒了，他掀开车帘问：“为何闹得如此嘈杂。”

裨将止步说道：“大夫，是店家要谋财害命。”

“有这等事。”白大夫说着跳下车来。

吕不韦一见他，不禁兴高采烈地迎过去：“白大夫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，你我弟兄在这荒野村店竟然巧遇。”原来这官员是秦国的赴赵使者白伏。

白伏也已认出吕不韦：“吕兄，咸阳一别，悠忽半载，此地相逢，实乃莫大的缘分。”

二人亲亲热热地拉起手，相互寒暄不尽。

裨将在一旁可就有些傻眼了，他不知这位饭客同他的主人何以相识，而且似乎关系非同一般。原来吕不韦在各国经商，都要寻求靠山，这白伏乃秦国大将军白起的堂弟，又在朝为官，他在咸阳时便刻意与之交好，曾多有财帛通融，没想到在此不期而遇。

吕不韦瞟一眼裨将：“大夫，您的裨将还要杀我的车夫呢。”他把事情经过简述了一遍。

白伏惊愕地瞪大了双眼，对裨将厉声责问：“你怎能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，实实令人不齿。”

裨将有些嗫嚅地：“大夫，事已至此，木已成舟，还是要为我大秦的国威着想，您就放过小人吧。”

“咳！”白伏长出一口气，“还说什么，快些离开这是非之地，我们进城去见赵国国君。”

吕不韦忍不住问：“大夫，不远千里出使赵国，但不知所为何事。”

“吕兄也不是外人，我是奉秦王之命，来向赵王晓以利害，奉劝他要识进退，割地求和。”

“但不知割地多少？”

“一城之地肯定不行，至少也得十城献上。”

“这，赵王会答应吗？”

“赵王若是不识相，我秦国的百万大军可不是吃素的，长平前线两军对垒，我秦军的耐性是有限的。”白伏的口气，毫不逊色于乃兄白起。

吕不韦诺诺两声，心说这就是实力的底气，看起来，没有强大的国力，就要被欺侮啊。

白伏作别登车走了，车夫依旧战战兢兢地过来：“先生，要不是遇上您的旧友，我们怕也就没命了。”

“那是。”吕不韦想起了赵高，寻到厨房，在柴草堆里找到了他，“出来吧，没事了。”

赵高用手拂去头上沾挂的草叶，冲着吕不韦撒气：“都怨你，害得我二老双亡，你得赔我爹娘的命来。”

车夫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这个孩子真是的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要不是我家老爷，你早被秦将杀人灭口了。”

赵高还是迁怒于吕不韦：“若不是你进来吃酒，停车在门外，哪有秦人后续而入，也就不会有今日这血光之灾。”

“小伙子，你的指责实在是强词夺理。”吕不韦斟酌一下还是说，“按说今日之灾，皆因令堂举止过于轻浮而致，怎能怪罪他人。”

赵高大概觉得此言有理，便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，我不再与你论理了，你快离开此地吧。”

吕不韦却是动了恻隐之心：“小伙子，而今你孤苦伶仃无依无靠，莫不然随我去吧，总能有口饱饭吃。”

赵高不屑地望望他：“跟你去。你是做何生意的？”

车夫抢着作答：“我家老爷是游走于七国的行商，堪称天下第一，金珠无数，富可敌国。”

吕不韦颇为得意地问：“怎么样，我收你做个跟班，还不辱没你吧？”

想不到赵高竟是连声冷笑：“吕先生，你未免过于抬爱自己了。”

“你小小年纪，何出此言。”

“区区一介商贾，终朝每日为蝇头小利奔波，见人先发媚笑，实则满腹奸滑，试想若跟着你，能为我的二老双亲报仇雪恨吗？”

“怎么，你在想报仇？”

“杀死父母之仇，焉能不报。”

“但，你面对的可是是一个强大得令六国战栗的秦国啊。”

“哪怕是天上的太阳，我也要把它射下来。”

“对了，你墙上的字画业已明志，必非久居人下之人。”吕不韦啧啧称道：“难得，难得，胸怀大志，委实难得，但愿你日后羽翼丰满，乘风而起，直上九重，得遂平生之志，报仇之愿。”

赵高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：“先生还不要挖苦我，日后的事且走着瞧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远大志向，那还不是空活一场。”说罢，他自顾去整理父母的遗体去了，不再理睬吕不韦。

太阳业已当顶，浮云还游荡在空中。毕竟已是三月天气，韩国都城阳翟的百姓，十之八九都换上了春装。妙龄女郎和闺中少妇，更是迫不及待地穿着暴露。吕不韦的父亲思想意识较为超前，他见儿媳还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便颇为不悦地说：“你为何还不换春装，每天板着脸不苟言笑，难怪我儿不韦与你形同离异。”

“公爹，在家中高堂二老教训儿媳要端庄正派，不得妖冶，故儿媳不敢越雷池一步。”

“你的夫君外出经商非同容易，今日就要返家，你总该梳洗打扮一下，换上新衣，以娱夫君眼目，怎么还是这般模样。”

“公爹，儿媳不敢有违家训，张扬作态，卖弄风骚，儿媳实在是做不来。”

“好了好了。”吕父不想再说了，“日后我儿不韦便休了你，为父也管不了许多了。”

门外响起了马蹄声和车轮声，吕父打开院门，吕不韦刚好从车上跃下，他高兴地步下石阶：“儿啊，你可回来了，这一去数月之久，让为父好不想念。”

“父亲大人身体可好？”

“不消挂记，好着呢。”吕父急着问，“此次获利多少？”

吕不韦边进院子边答：“此番获利甚丰。”

车夫接话说：“可也险些分文不剩，差一点儿丢了性命。”

吕父错愕：“这却为何？”

“儿正要与父亲大人谈及此事。”

吕不韦也未理睬正在房屋檐下恭立的妻子，进了父亲房中，将酒店的遭遇讲述一番：“真是好险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，我儿逢凶化吉遇难呈祥。”

“父亲，如此看来，儿经商并非上策。没有权力和军队，还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”

“我儿此话何意。”

“儿要改行。”

“这些年我儿东奔西走，游走于七国之间，吃尽了辛苦，也攒下了偌大的家业，我家的钱便坐吃不动，几辈子也吃用不尽了，莫如在家享清福吧。夫妻聚首，父子承欢，尽享天伦之乐。”

“终日无所事事，儿还是难以生活。”

“那你就躬耕田亩，以乐天年。”

吕不韦嘿嘿一笑：“种田能获利几何？”

“可以盈利一倍。”

“那么贩粮呢？”

“几可获利十倍。”

“若是贩珠宝呢？”

“其利何止百倍。”吕父不解地问，“儿言道要改行，说来说去还是不忘经商谋利啊。”

“非也，”吕不韦情绪亢奋，“儿若投资于国政，立国君，安天下，那又当得利几何呢？”

“会是千千万万倍，简直是无法计算了。”

“儿经商多年，已有可观的积蓄，要让钱财发挥更大的作用，儿要让我吕氏门楣光耀天下。”

“我儿志向远大，只是谈何容易。”

“路要一步步走，终会达至胜利的顶峰。”吕不韦说着屈膝跪地，“孩儿不孝，又要离家远行了。”

“我儿自幼聪颖过人，长成后又饱读诗书，胸怀经天纬地之才，必定不会辱没家门。”

吕不韦从家里大约带足了三千金，便乘上骡车匆匆上路了。他早有目标，又向赵国都城邯郸进发。

父母双双惨死的赵高，将二老安葬后，变卖了房舍和家产，得到了约二十金，他掖在腰中，便去找其伯父赵老汉。见了伯父叙述了家中变故，赵老汉伤感得直落泪：“想不到弟弟和弟媳这般命苦，真是杀了人的天哪。”

“伯父，我要为爹娘报仇。”

“说说而已吧。”

“不，我一定要报此仇。”赵高虔诚地问，“伯父，您当年在秦宫中做太监，可还有要好的朋友？”

“你此话何意？”

“侄儿要进秦宫为奴。”

“你！”赵老汉吃惊地看着他，“你都十六了，已经长成了，全都发育了，不是小鸡鸡了。”

“侄儿宁可割去男根。”

“这可不是小事，割去以后男不男女不女，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，就连撒尿都得蹲下去。”

“不进秦宫，侄儿永无报仇的机会。”

“进宫以后，你一个小太监，哪年哪月才能出头啊。”

“多年的媳妇熬成婆，侄儿总还有盼头。”

“那，你这个岁数割男根，是有性命之忧的，怕是人家不肯做呀。”

“所以才请伯父相助，我给他十金酬谢，生死与他无关，就不信重赏之下无勇夫。”

赵老汉被侄儿的执著感动了，他老泪滴下：“好吧，你既然有此决心，伯父就领你找李快刀处说说看。”

赵高义无反顾地跟随伯父走了。

此时，赵国的都城邯郸笼罩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中。在长平前线，秦赵两国的大军正在对峙。赵国老将廉颇深沟高垒坚守不出，使得秦将白起也无可奈何。但毕竟秦国数十万大军进犯，整个邯郸城少了以往的笙歌宴舞，就连娼寮妓院也清静了许多。夜色袭来，花街柳巷里亮起了粉红色的纱灯，吕不韦信步走入“状元红”。这是都城最为豪华的卖笑所在，因其价格高昂，平素尽是达官贵人光顾，所以不像那些劣等妓院人员混杂。

鴛子年仅三旬，模样亦是清丽可人。吕不韦是老主顾了，她深知其囊中阔绰，于是粉面绽开桃花，一阵风似的迎上去：“哟，我的富商贵客，怎么数月之久不见你的身影了！”

“我这不是来了吗？”吕不韦在她脸上捏了一下。

“这几日我正替你着急呢。”鴛子有几分神秘地说，“我们院里新来了一位绝代佳人，真正的雏儿，我一直把她藏在深闺，不使见客，就等着你梳拢呢。”

“你别又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。”

“哪里，这样的美人，简直就是天仙下凡。”

“你先别吹，等我见过以后，看她比你如何。”

“我，不值一提。”鸨子将吕不韦引到上好的闺房中，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女正在铜镜前试妆，看她的背影，身段甚是婀娜。

“赵姬。”鸨子叫了一声，“娘给你找的可心人儿到了。”

赵姬应声回首，吕不韦顿觉犹如一轮明月从眼前升起。这是怎样的一位美人啊，似水的肌肤仿佛随时可以触破，脸蛋儿就像刚刚剥了皮的熟鸡蛋颤巍巍滑嫩光鲜，那一点朱唇好似一瓣桃花点缀，两只明眸就是夜空里的两颗晶莹星星。初见生人，有些惶恐，那娇羞之态，越加令人怜爱。

吕不韦立时便动心了，主动上前介绍自己：“在下吕不韦，韩国阳翟人氏，得识小姐芳容，实属三生有幸。”

“吕先生，奴家这厢有礼了。”

鸨子见二人投缘，识趣地退出：“你们唠。”

吕不韦在赵姬对面坐下：“看小姐的举止与气度，定是大家闺秀，却为何沦落风尘。”

赵姬对吕不韦已有好感，鸨母所说果然非假，此人虽说是个富商，却一身书生气，长相英俊，谈吐不俗，也就据实相告：“奴家家境殷实，在邯郸乃数一数二的富户。家严赵甲，意欲同赵国首富联姻，只求门当户对，富上加富，哪管女儿死活，那家公子其貌不扬近于丑陋，是我誓死不从，又难违父命，无奈逃婚离家，暂在这状元红院中栖身。”

“此乃风尘场所，也非小姐久居之地。”

赵姬粉面羞红：“鸨母说，先生可以托付终身。”

“小姐如此坦言，吕某也就率直相告了。小姐芳姿，便九天仙女亦逊色，如结秦晋，得偕连理，吕某幸甚。”

“奴家与先生，实乃前生缘分，这都是上天注定，命里该然。”

“小姐，吕某阳翟家中虽有妻室，不过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孝敬公婆而已，在下与小姐于邯郸安家，宅院、衣物、家私、首饰，以及日常用度，决不会委屈了小姐，不知意下如何。”其实，吕不韦这是在说假话，他此刻已在心中酝酿着一个常人难以想象也不敢想的宏伟计划。

“先生有家小之情，鸨母亦曾告知。”赵姬沉吟一下，“只要先生钟情奴家，对此奴家并不计较。”

二人将鸨子唤来，讲明了心意。鸨子高兴地说：“这是好事，成就一台婚，延寿十数年。赵姬论着是我远房表妹，她的终身有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吕不韦诚挚地问：“但不知红媒要多少喜利。”

“吕先生凭赏吧，我不过是牵线搭个桥，先生这聘礼钱也省下了，多少破费几个吧，就是图个喜庆。”

“就给妈妈一百金如何。”

“吕先生出手就是大方,我就多谢了。”那个年代,一百金是相当大的一笔财富。

四月的咸阳春正浓花正艳,街头是熙来攘往的行人,衬托出秦国都城的繁华。虽说天下分为七国,但强秦的疆域是其他六国的总和。更兼秦国有八百里秦川,渭河泾河等灌溉之利,所以秦国国家富足,实力雄厚,才敢于不断地向外扩张。赵高走在街上,不住地东张西望,眼睛几乎不够用了。一月前他刚刚被李快刀净身,按说还得再将息两月,可他急于进入秦宫,就死乞白赖地拉着伯父到了咸阳。

赵老汉一路问问寻寻,来到秦王宫的后门,给守卫的门吏递上一百钱:“烦请大爷费心通报,小老儿是苏太监的至亲,千里迢迢特来探望。”

门吏将钱袖起,因苏太监已是宫里的总管,他不敢耽误,即去报信。少时苏太监出来,见到赵老汉却还相识,并且不忘旧情:“哎哟,赵老哥,怎么会是你呀,快进来,屋里坐。”边走边问:“这小厮是谁呀?”

“实不相瞒,此乃我的嫡亲侄儿,找公公就是想谋碗饭吃?”

“怎么,想吃宫里的饭。”

“人各有志,有什么法子。”赵老汉说时还在叹息,“就是为了进宫,他都净身了。”

“过来。”苏公公以手相招。

赵高大大方方过去:“公公何事?”

苏公公也不答话,将手伸进赵高裤裆里,少时抽出手来:“这还真的齐根都割掉了。”

“不敢欺骗公公。”赵高躬身施礼。

苏公公啧着嘴说:“你这决心可是够大的,只是并非割了阳具就能进宫啊。这要等宫里大批进人时才好通融,就像国王选宫娥一样,也不是想来就来。”

赵老汉弯腰打躬:“这孩子已是孤苦无依,万望公公帮衬。”

赵高从怀中取出十金,双手奉上:“公公,这是我的全部家当,请您笑纳,买碗茶吃。”

“这,这如何使得。”苏公公看着黄澄澄的金子,伸出手去又缩回来。

赵老汉一旁玉成:“孩子的孝敬,您受之理所当然。”

“既然老哥如是说,我就权且收下,代为保管,以后赵高用着花时,从我这里取走就是。”苏公公眼中已是冒火,把金子收起,话语也就转入正题,“只是而今还不能正式入宫,让令侄先在我房中做个杂使吧。先委屈他照应我的起居,一旦有了机会,就为你入册。”

赵高跪倒在地,接连叩首:“多谢公公成全收留,再造之恩,当以犬马之劳相报。”

于是,赵高得以进入秦宫,迈出了他复仇计划的第一步。

第二章 献美色新释生意经

三进院落的豪宅，坐落在邯郸城的富贵巷中，后面是一处玲珑雅静的小花园，不乏鸟语花香的点缀。庭院里随处可见垂丝的绿柳，屋檐下挂有学舌鹦鹉的鸟笼。室内，楠木几，青玉案，翡翠架，碧瑶琴，珊瑚杯，象牙床，陈设极尽奢华，凸显了主人的富有。

赵姬对这一切从心底里满意，同她父母家相比，真是毫不逊色。她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位好郎君。早饭后吕不韦出去会客，时已过午尚未归来，她有些急切地期盼着，因为有一件喜事她急于要告知夫君，而且对丈夫来说，这件事应当是个莫大的惊喜。

吕不韦兴冲冲掀起竹帘步入室内，他情绪甚佳，顾不得脱去外衣，就将迎过来的赵姬拥入怀中：“我的心肝，午饭可曾吃过？”

“看你喝得面红耳赤，撇下妾身一人，还管我用餐与否。”

“怎么，厨子丫鬟不曾安排你的午饭？”吕不韦有些动怒，“看我不给他们点儿颜色瞧瞧！”

“夫君何必动怒，我是骗你说着玩儿的。”赵姬关切地问，“与何人吃酒，喝得醉醺醺归来。”

“你有所不知，今日是燕国的质子太子丹做东，邀了一位我早想结识的重要人物同席。”

“什么人，值得夫君如此兴奋？”

“他便是秦国的质子异人。”

“不就是个质子吗，等于是秦国泼出的水。”赵姬有些不屑，“咱不说他了，妾身有件特别重要的消息要告知。”

“好消息？”

“自然。”

“快说。”吕不韦这才脱掉外衣。

“你说，该如何赏我。”

“你总得先说明是何好消息。”吕不韦不在乎金钱，“好，我答应你，赏五十金如何？”

“妾身我，”赵姬顿了一下，“我有喜了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我已一月未来经血，而且今日多次呕吐，这说明是怀上你的种了。”赵姬在他鼻子上刮了一下。

一时间，吕不韦竟发起怔来。他当初娶赵姬，不是为了聊慰旅舍寂寞，而是

要办一件宏图大业。可是与赵姬相处月余,他发觉自己有些离不开这个女人了。赵姬不仅容颜俊俏,而且性情温顺,善解人意。特别是枕席之间,风月无边,更是说不出的销魂。

赵姬又上前刮一下他的鼻子:“怎么,咋还犯傻了?”

吕不韦回过神来:“不,我是高兴的。”

“要是儿子,长大了,可不能子承父业做商人了。”

“那夫人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让我儿为官,而且要做高官。”赵姬憧憬着,“要让别人见到我儿时也都唯唯诺诺,不像你对那些官吏都毕恭毕敬的。”

这番话,使得吕不韦的雄心壮志激情复燃,适才的儿女情长全都灰飞烟灭了。男子汉大丈夫怎能陷于女人的温柔乡中。想到此,他扑通跪倒在赵姬面前。

赵姬一下子蒙了:“夫君,你,喝多了?”

“不,我有难言之隐,要说与夫人。”

“夫君起身讲话,这样妾身生受不起。”

“不,我要请夫人原谅。”

赵姬也跪在地下:“夫君有话只管吩咐。”

“我想让咱们的孩子成为国君。”吕不韦在说心里话,“诚如夫人所言,再也不做商人,再也不对官员们低三下四。”

赵姬摸摸他的额头:“你没有发烧吧?”

“我清醒得很,就是想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国之主。”

“这能办到吗?”

“只要夫人鼎力相助,我们的愿望就不难实现。”

“我,”赵姬如坠五里雾中,“我能做什么?”

“我想让夫人做异人之妻。”

赵姬一下子愣住了:“你,该不是白日说梦?”

“夫人年轻貌美,异人在赵国为质,并无妻室,你就假作我的歌女,相机许与异人,一旦生子,我们的儿子不就成了秦王室的后代了吗?”

“夫君,你这是异想天开。”赵姬道,“异人之父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,异人排行居中,难为太子之太子,况且妾身之孕,谁知是男是女,若是弄瓦,岂不一切落空。”

“夫人,哪怕有一分希望,我们也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。有道是,有志者,事竟成。”

“夫君起来说话不好吗?”

“夫人不应,我便长跪不起。”

“夫君,你我恩爱有加,如胶似漆,实难割舍。”

“夫人,为夫同样也舍不得你。但为了我儿的前程,便死又何足惜哉。何况我二人还可相见,还可偷欢。”